

伊 8
3895
3



3895
3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天祚皇帝中

巳亥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改元金天輔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團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閩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



契丹國志卷之十一

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經指揮有司
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
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
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
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饑民困踣道路死
者十之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
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

食

庚子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冬十月朔日食

辛丑保大元年宋宣和三年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

中洶洶而動若銍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
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
師然遼國防屯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
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一
作重孫倡率怨軍作亂攻綿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
律余覲援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
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為
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舊校云一本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
領餘兵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
欲分其勢也余覲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

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綿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脇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邱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畝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處萬機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日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日曰秦王魯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

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覲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覲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覲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余覲在軍中聞之懼卽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衮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晉王之禍兼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

也余觀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爲人下若擒余觀則他日吾曹皆余觀也不若縱之爲利皆曰諾於是給云追之不及余觀旣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壬寅保大二年

宋宣和四年金天輔五年

春金人陷中京

中京奚國也先

是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絕之乃命其弟故礪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觀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卽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觀

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觀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伐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觀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城下撫諭留守蕭查刺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疋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

不汝容奉先勳哭辭去行二十里爲左右所殺金兵至雲中蕭查刺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幾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爲都統逐出蕭查刺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彌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謙等盡殺諸軍陷朔應諸州擄去羣牧良馬三萬正天祚自奔夾山命

令不通

○一作行

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

能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卽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旣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卽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爲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叅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以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出已

上也李處能與等數十作百一人各以定策功補官方
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
佞之人導引天祚爲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爲肉柱
杖謂其倚附而行也妻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
禁中以爲諧謔夫婦共爲國害請先誅而後降赦是
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鬻肉而食之然後肆
赦 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旣隱不行揖
遜之風皇天無私自廢興之數事貴得効人難力
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日人情之久係誰云神
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

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
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爲難尙
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
復諫矜能比頑弃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
之杼柚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敗
漢子之戮實無名佞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
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
伊感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
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尙不忍從
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

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亨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
專位號之尊蓋循○一本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
聽體予至懷 燕王自稱帝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
遼西六路奄爲已有而沙漠以北西南面西北路招
討府諸番部■族天祚王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
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敦也
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克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
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
郤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
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

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
納欵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
趙忠賚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畧曰吳越錢
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
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
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
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
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 五月童貫再
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閣門宣贊馬
擴持宋徽宗手招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

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
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
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
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師种師中
將右軍王珣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
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
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
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鞞宇文黃中爲
叅謀鄧珪鄧瑄爲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
用知雄州和銑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

得已之意如敢殺人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
獻除節度使 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
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與師旣是信
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馬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
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
欲留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
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從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
楊可世信和訛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箠食之迎將
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橋
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爲所掩被傷而退

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一作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欲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弼救之仍自督戰乃却凡駢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敗盟退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尙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誥侯益謂其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刺司遼民遭金人入寇往往竄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無不內向然人馬饑甚不能

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旣而散處涿易間侵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涿州瘦軍家口正罪以此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侍小底查刺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爲湘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都部署耶律寧處西謂

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搖衆欲誅之淳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爲金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諡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以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爲內應募牒者投之并通書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酋以踐往者歸朝滅鹵之言處溫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答及淳臥病知必死授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旣亟蕭幹與大石林牙矯命宰相侍疾獨處溫不

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爲備給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卽位於柩前改元德興 蕭后者燕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爲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溫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卽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師宣劄而已有弟

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爲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
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
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
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
世豈不勝太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誅者誤
燕王者皆汝父子併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遂
賜死其子奭凌遲處斬命籍其家貲得見錢十餘萬
貫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
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
恩倖及燕王死後恐遼國將亡失其所依北通金國

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爲身謀而
至此反爲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溫爲廣陽
郡王子李奭爲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爲廟錄其孫
一人 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
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
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
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
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
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管常勝軍郭藥師
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

契丹國志 卷之十一
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
並隸劉延慶爲嚮道軍聲大振 九月蕭后遣蕭容
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
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
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
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
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啣枚而進質明常勝
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已至燕城遣
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之人皆死
關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弃馬縋城而下死傷過

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
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
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
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旣夕而遁衆軍遂
潰自相蹂踐幹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 十二月金
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附馬趨北牛口金主趨居庸關
分三路入燕蕭后旣敗表奉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
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奔關走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

天祚皇帝下

癸保大三年 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 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 春正月金
 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
 幹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左企弓等
 辭於國門后曰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
 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
 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
 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啟城門金人
 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

○一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
戎服坐衆呼萬歲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
頭砲繩薦肉都不會解動是無拒我意也竝放罪
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
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
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敦迭曰今日固合
歸天祚然而有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
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
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
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據府自立僭號爲神聖皇

帝國號大奚改元天興時奚中闕食 六月奚兵出
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
勝軍張令徽劉慶仁軍馬於鴈門鎮攻陷薊州守臣
高公輔弃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
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弃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
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
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
半從軍老小車乘就糧於後者悉爲常勝軍所獲因
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旣失老小忿
怨爲蕭幹所誤爲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

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是時
蕭幹既敗於腰鋪其黨夔離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偽
阿骨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保檢契丹塗金印常
勝軍因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 耶律大
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甥常
哥餘免本罪 張穀者平州人也登進士第建福元
年授遼興軍興軍乃平州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
蕭諦里全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萬穀以鄉人能
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燕王死穀度契丹必亡
籍管內丁壯充軍得萬或作五萬人馬一千疋招豪傑

潛爲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
州穀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穀依舊權
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穀事問叅政知事
康公弼曰張穀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
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
罕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加穀爲修海軍節度使依舊
知平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
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穀何如左企
弓輩以爲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
也公弼舊爲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

見穀諭以粘罕之意穀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穀○本又實作而欲圖之也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穀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明公臨巨鎮握強兵盡忠大遼必能

使我復歸故土而人心亦有望於公也穀召諸將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出沒於松亭之南金人所以全軍急趨山西者恐遼議其後也若明公仗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叛降之罪而戮之盡放燕人歸業南宋必無不納燕人○一無燕人二字則平州藩鎮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又何懼焉穀曰此大事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邀之密議石至與之謀而陰合次日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留守令召燕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叅知政事康公弼至於滦州西岸

聽候差議事官趙能就往疏。○一作數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卽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閣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辭以對遂縊殺之。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逐戶拋下田宅爲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

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恤存有官者津。○一作盡遣赴關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穀聞之喜爲得計遂以平營深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灤州乃太祖建立也詹度得張穀納土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語穀毋遽恐爲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毋國王將騎三千來問罪穀帥兵拒於營州闍毋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熟且去今冬再來穀卽妄以捷聞于宋邀求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張穀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款於大宋通好於蕭幹而

緩急求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
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
復 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
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穀放歸
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
弼力爭以爲不可恐開金人禍端乞斬汝弼以徇宋
朝不從授穀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
等皆擢待制穀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
千騎襲破平州穀挺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爲郭藥師
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

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 八月
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

甲辰保大四年 宋宣宗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 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

州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

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

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 東京 兩路則

駕不幸廣平甸 常歲受禮處 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

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及陷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

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

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

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
強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東勝
豐州也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
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
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
天祚奔竄入夾山一作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
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
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勒諸軍
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
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

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
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粘罕先遣近
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跪於天祚前曰
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
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
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
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
宗大觀年間林攄來使遼國命其習儀攄惡其繁瑣
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
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
在山金司技窮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

契丹國志 卷之十二
廼走小教律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
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
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
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 初女真入
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
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
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旣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
卽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旣去則涇波濁流適丁
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

酒色之禍每每鑒爲覆轍數世後遊田射獵雖或
有之而四時遷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
鄰封以至捕海青於女真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
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
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孱庸部曲紛擾強盜
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押誰負孟賁之勇觀
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真符不偶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二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后妃傳

太祖述律皇后

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國契丹人也勇決多權變太祖行兵御衆后嘗預其謀太祖常度蹟擊黨項留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一作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太祖以叔母事后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求

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用爲謀主後爲名相 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者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傍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

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爲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

腕置太祖柩中朝野因號爲斷腕太后上京置義節

一作節義寺立斷腕樓且爲樹碑 先是后任智用權

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

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卽殺之前後所殺以百

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

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

之太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

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太宗與晉帝構怨帝用兵連年中國疲憊契丹人畜

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開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疑其語忿謂無和意乃止太宗自大梁回師崩於鎮城諸將奉東丹王突欲之子兀欲爲帝太宗喪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先是太宗崩於渤海太后殺諸將數百人太宗崩諸將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太

后聞之大怒發兵拒之兀欲以偉王爲先鋒相遇於石橋李彥韜本從晉主北遷是時隸太后麾下爲擺陣使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述律太后於太祖墓側居之沒打河

太宗蕭皇后

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契丹所貴惟耶律與蕭二姓后一入宮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蕭爲氏后之生也有異於常及長聰慧美容容帝甚寵敬之生二子長曰述律後爲穆宗述軌纂弒之時衆所擁立次日蒙兀太宗南八大梁述律

契丹國志 卷之十三 三
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
殺太宗崩於鎮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喪暨穆宗
卽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甄皇后

世宗皇后甄氏漢地人後唐潞王時爲宮人世宗從
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
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卽位爲景宗次日平王荆王
吳王寧王河間王世宗旣登位冊爲皇后后少而端
重風神閑雅暨正椒宮繩治有法自太祖太宗連年
戰爭驅馳戎馬曾無寧歲至帝嗣位爲部族所推而

神志昏惰國人至以睡王目之后性嚴明宮庭之內
不干以毫髮私中朝喪亂劉知遠郭威代興自稱爲
帝帝承強盛之餘憤憤無立志后與叅帷幄密贊大
謀然奄奄歲時旣而有火神淀之弑后并害焉其後
后之子明記復爲部衆推立葬于鑿巫閭山立陵其
側建廟樹碑 碑文翰林學士李昉所撰

穆宗蕭皇后

穆宗皇后蕭氏幽州厭次人父知璠內供奉翰林承
旨后初產之日有雲氣馥郁久之幼有儀觀進趨軌
則帝居藩時納爲妃暨卽位后正中宮是時契丹繼

代恬安兵勢少弱中朝藩鎮如南唐北漢及李守貞之類皆用蠟丸帛書求援以爲強帝不能甚應之后性柔婉不能規正黑山之弑帝酗忍罹禍焉后無子衆共推立明記是爲景宗

景宗蕭皇后

景宗皇后蕭氏名燕燕侍中守尙書令蕭守興之女也或以燕燕爲北宰相蕭思溫女景宗自幼年遭火神淀之亂世宗與后同時遇害帝藏積薪中因此嬰疾及卽位國事皆燕燕決之蕭守興以后父超封魏王共決大政景宗崩后領國事自稱太后凡四子長

名隆緒卽聖宗次名隆慶番名菩薩奴封秦晉王次名隆裕番名高七封齊國王次名鄭哥八月而天女三人長曰燕哥適后弟北宰相留任哥署駙馬都尉次曰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奴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爲鹿所觸死后卽縊殺肯頭以殉葬后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番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宮中后聞之繫撻覽阿鉢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后願以爲夫后許之使西得達靺盡降之因謀帥其衆奔骨麻札國結

兵以纂后后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爲婢所發后酖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畧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趣威虜軍順安軍東趣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攻定州餘衆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淀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后爲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管幽州漢兵

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館設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是年帝上后尊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啟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

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臨朝二十七年年五十七諡曰宣獻

聖宗蕭皇后

聖宗皇后蕭氏父突忽追封陳王性慎靜寡言聖宗選入宮生木不孤卽興宗次日達姐李又公主二人冊爲順聖元妃三兄弟皆封王姊妹封國夫人弟徒古撒又尙燕國公主兄解里尙平陽公主陳六尙南陽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又納兄孝穆女爲興宗后弟高九女爲帝弟妃前後恩賜不可紀極諸連姻婭並擢顯官齊天后蕭氏本正后也屢誕皇子不育聖宗

顧待隆渥元妃妬恩媚寵纒毀百端聖宗終不之信聖宗崩元妃自立爲太后乃殺齊天后詳見帝紀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天皇帝太后駙馬蕭懇得一子足梯自景宗朝承天后襁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尙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勲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木柶里大師觀音大師彌勒大師等十餘人一皆功臣駢首誅夷內外嘆憤犯贓等人累朝切齒雖經赦宥並不敘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克和等四十

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於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番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為奴者衆矣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艷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為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后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淫虐肆行刑政弛紊南北面番漢公事率其弟兄掌握之凡所呈奏弟兄聚議各各弄權一作各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

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護位太保律耶劉三等定謀廢后召硬寨拽刺護位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宮驅后登黃布車幽于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徙餘黨並誅是時乃重熙之二年也法天既廢仍詔靈州節度使內庫都點檢王繼恩內侍都知監門衛大將軍監南北面番漢臣僚其一作具不便軍民三十餘事並立改之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興宗蕭皇后

興宗皇帝蕭氏應州人法天皇后弟樞密楚王蕭孝穆之女也容德兼美曲盡和敬生三子長曰洪基卽道宗次日紇根名洪道封燕王又次日壽干名洪德封晉王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失隨卽匡諫多所宏益洪基卽位尊爲睿聖洪慈順天皇太后清寧五年后崩與帝合葬

道宗蕭皇后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爲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爲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

中宮性清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臘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海濱王蕭皇后

海濱王后蕭氏平州人節度使蕭槁刺之女也奉先保先兄弟皆緣后寵柄任當朝后性閑淑有則度遭女真之亂天祚荒淫后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覲雲中起兵兀室誅余覲并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旣讐不得

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海濱王文妃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文妃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天祚登位冊爲文妃生晋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真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遊不以爲意一時忠臣多所疎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莫嗟塞上暗紅塵莫傷多難爲一作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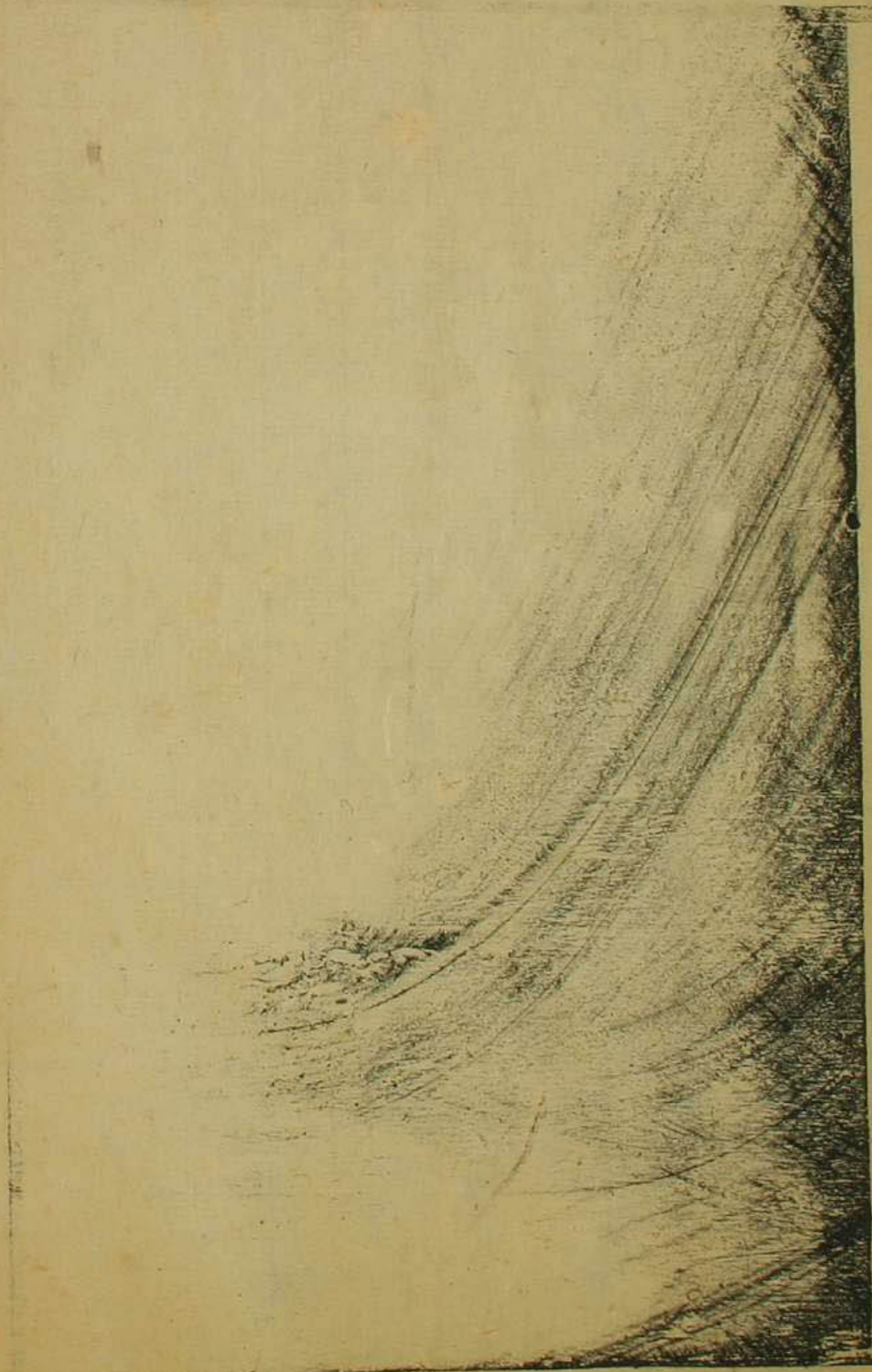
女貞不如塞却姦邪路選取好人入直是臥薪而嘗膽激壯士之捐身便可以朝清漠北夕枕燕雲詞多不備載其諷切不避權貴如此又曾作詠史詩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盡忠臣罰不明親戚並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昔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脚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盡天祚遊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晋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誣告余覲欲立晋王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
尊天祚爲太上皇帝於是戮擁曷里并其妻文妃與
晉王相繼受誅

論曰孽呂專朝則人彘喪妖媚之質艷武稱制
則羅網碎王侯之軀天下有猜忍陰毒之性武
夫悍卒所無而於婦人女子乎見之初與之述
律繼軌之二蕭是已然能忍於諸酋之屠戮而
不能忍於長陵之技淚能勇於南侵之塗炭而
不能忍於辟陽之割恩齊天可殺也不大橫歟
武轍可尋也不伊感歟若乃海濱降號不見泣
竹之妃賈禍詩謁空餘憂國之涕斯亦遭家不

造未如之何矣

契丹國志卷之十三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四

諸王傳

東丹王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
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
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
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
發渤海 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
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
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

契丹國志 卷之十四
細布五萬疋麁布十萬疋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
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
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
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
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
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
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
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
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
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

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
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
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
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
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刳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
爲尼 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爲碑
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
故鄉人從此投外國 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臘初
在東丹時令人賚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
數萬卷置書堂於盤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可三

十里有望海寺也。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卽位爲世宗葬之鑿巫閭山謚讓國皇帝

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畧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

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爲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拽刺封趙王爲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宗第二子生而岐嶷儼若成人幼時與羣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爲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封秦晉國王又拜尙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遙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王

魯王宗元

魯王宗元與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狠復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

囚犯死罪者命衆集

○一作衆

射斬而鬻之流血滿前飲

啗自苦意志

○一作氣

不臣每伺時擧洪基嗣立奉長樂

之命以為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受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

子也少有氣局幹畧過人聖宗雅

○一作推

愛諸姪每誠

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

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川

○一本無川字

饒建宜平州

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頽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祇候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尙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並並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既而述軋生問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

外戚傳

述律魯速

一本作述下並同

述律魯速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爲酋長少壯武有膽畧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魯速以兵從又從圍周德威於幽州機巧善智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子屈列尙奧哥公主蕭延思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

左右持一作馳射自太祖時從平諸番常單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少本多掃古無少字撒已死矣太宗每嘆曰斯人尙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節度使

劉珂

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尙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爲性謹重未嘗有過爲太宗所知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瘡流血滿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

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蕭守興

蕭守興番名喂瓜侍中解里鉢長子也始爲祇候郎君林牙左宣徽使景宗居藩燕燕爲妃卽位冊立爲后守興以后父爲侍中共當國政是時景宗嬰疾北漢見僭叛悉平南宋侵或逼屢遣蠟丸求援而守

興柱石非材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人後又遷尙書令封魏王任遇彌堅年旣昏耄事多徇私吏有言韻微訛者挾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蕭孝穆

蕭孝穆番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爲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衆數萬命孝穆爲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宿石貞柵于金閭山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爲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爲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蕭奧只

蕭奧只番名播古父燕京統軍使撻里麼之子撻里麼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奧只以父戰功爲祗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奧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已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奧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論談移日曲盡其懽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論曰漢王諸呂炎光幾矇唐柄三思皇暹斯厄

古今外戚之家未有不驕奢恃權馴至於蹙且敗也述律諸人起兜鍪連輝赫奕有纍纍金印之封無彰彰鴟吻之迹難矣然考契丹之所以亡竟不出於外戚之家豈亂之至匪降自天時君終當以后族爲永鑒歟如蕭奉先諸人是已別有傳

契丹國志卷之十五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六

列傳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於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

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蕪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曷者何往延

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 後太宗援石晉得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徽卒於契丹

張礪

張礪磁州盜陽人也唐魏王繼岌征蜀時爲掌書記

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潞王時爲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鈞爲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爲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爲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爲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南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答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爲公卿百官以礪爲翰林承旨兼吏部尙書太宗旣入

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答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於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居恒州蕭翰麻答以鐵騎圍其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於先帝云北人不可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

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笞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趙延壽

趙延壽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爲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會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已爲帝卽請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

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也會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太宗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宗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賫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見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

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問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旣卒太宗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公主以歸 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伐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之經畧中國曰得之當立汝爲帝又

嘗指延壽謂晉人

一作軍

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

爲契丹盡力 會同八年延壽與其弟延照將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萬人太宗逼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 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 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

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曰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

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旣而返爲仇讐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僞稱受

契丹國志 卷之十七
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於契丹

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中人名曰番漢雜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番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於麻答之強一失於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

終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

列傳

蕭翰

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爲太宗后翰始以蕭爲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 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留欲留親信一人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

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 滋德宮
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
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 初翰聞北漢高
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
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
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
召已赴恒州從益淑妃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
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
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 翰至恒州以兵圍張
勳之弟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麻荅

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
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
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
尹居璠 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
以爲中京留守至相州崔延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
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麻荃貪殘猾忍民間有珍
貨美女必奪而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
斷腕焚灸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
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

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煦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來 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守不滿一千麻荅

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 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餉遼兵衆心怨憤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會楊衰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謀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醜殺之

耶律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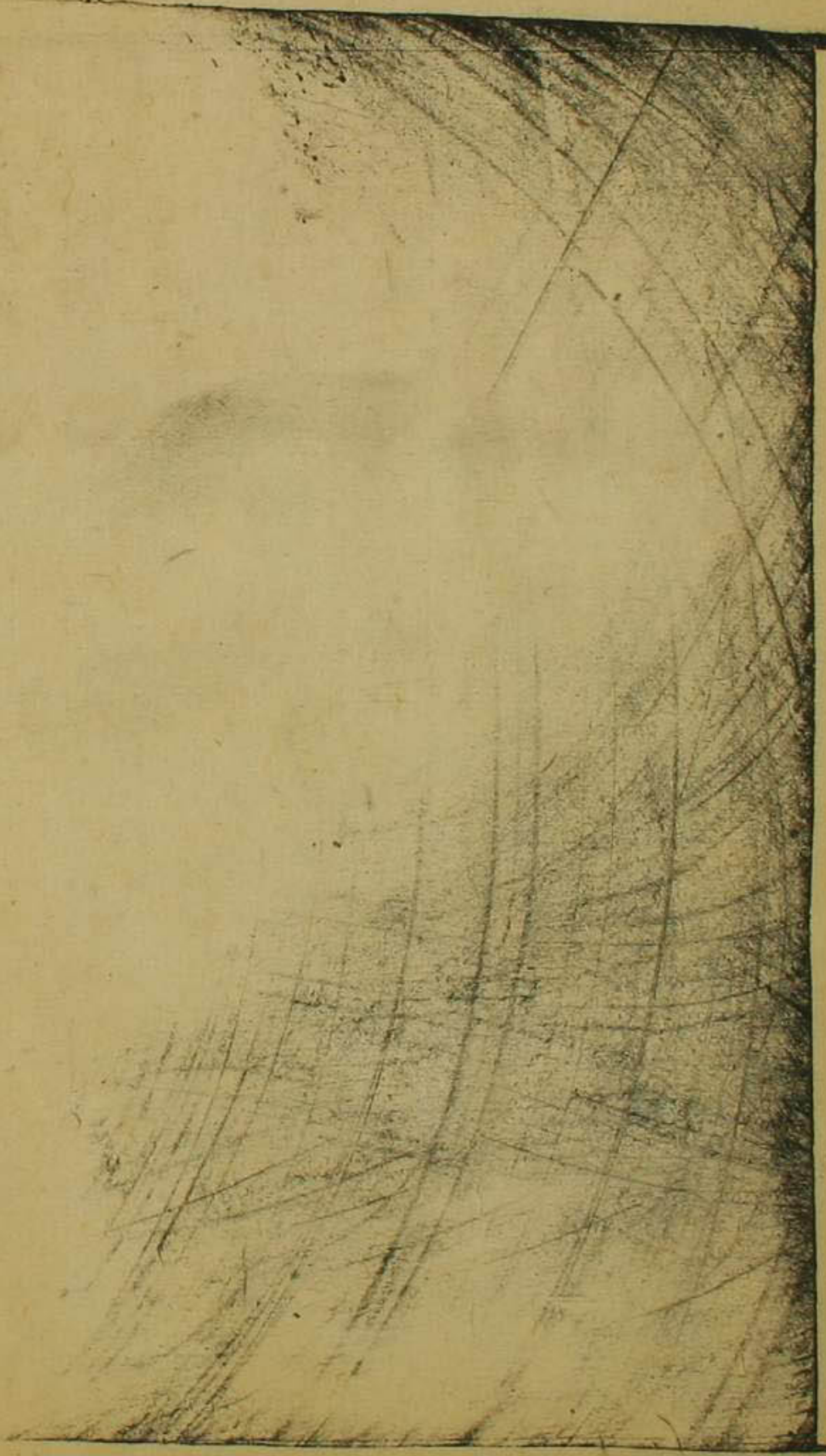
耶律郎五即耶律忠國王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攻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為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杜重威常懼華人為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驚而谿

壑難滿剽掠窮凶而使忠臣鬱憤志之胸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

契丹國志卷之十七終

各名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

列傳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偉儀
 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
 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八軍為
 新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
 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
 十牛易或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
 溝關本多聚謀作亂文進有少女一本女而艷

無關字 聚謀作亂文進有少女字在少上

契丹國志 卷之十八
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
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衆奔于契丹後引契丹
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去周德威援之
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
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
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
為盧龍節度使 文進在新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
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息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
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南兵
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巖界堠常苦鈔奪

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唐 初文
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
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往來
南北無挫衄焉

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
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
之異叛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
成敗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
地可取也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

此未有不爲之慨然者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祖知古加右僕射中書令父匡嗣追封秦王隆運性忠願謹慤智畧過人景宗嬰疾后燕燕與決國事雅重隆運擢授東頭供奉官充密院通事尋轉上京皇城使超授遼州節度使改授同知燕京留守又遷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隆運自在景宗廟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一作族等十餘人並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

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援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勅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梁王宗真爲皇帝時年十二後爲興宗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太后尋以輔立功守司徒同政事進封楚王姓賜耶律氏及改賜今名未幾拜大丞相充契丹漢兒樞密使南北面諸行宮都部署改封齊王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

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隆運自爲相以來結懽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未幾改封晉王授尙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勲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旣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

亦先爲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爲竒怪入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番漢名醫診視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轎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其眷遇始終無與比倫有如此者隆運兄弟九人緣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三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署等官隆運薨無子帝

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宗業本齊國王隆裕之子始封廣王未幾徙封周王歷中京留守平州錦州節度使宗業薨葬乾陵側宗業無子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歷龍化州節度使燕京留守封韓王

論曰古今天下有權臣有重臣權臣之權其君危如綴旒重臣之重其國安如泰山耶律隆運因緣中宮策立明睿鎮服內外無有邪謀不可謂之非權臣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遂乃釋肺腑之戚玉譜聯名席茅土之封金枝入繼斯不謂之千載之逢而非常之遇歟

劉六符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爲著作郎中允又爲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爲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兵幽冀來求關南時宋慶歷二年也先是西一本西下有夏字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爲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肝食積苦兵間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爲回謝使弼至没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

契丹國志 卷之十八 五
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
在敗盟南朝决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
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
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辨議興
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賫
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壇館許增以歲幣二十
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
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衄呂夷
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
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

顯貴不絕為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

論曰臣於慶歷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每為
之三嘆焉契丹之禍始於石晉割幽燕而石晉
卒有少帝之辱蔓延於我朝而我朝澶淵之好
慶歷之盟極而至於宣和之戰禍猶未歇也何
則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冀則天下常不安幽
燕視五關為喉襟無五關則幽薊不可守晉割
幽冀併五關而弃之此石晉不得不敗澶淵不
得不盟慶歷之邀脅亦不得不為慶歷也至於
宣和則極矣六符之來世以智計歸之而孰知

產禍之由已有所自來哉

契丹國志卷之十八終

